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論一

禰衡論

申包胥論

魏徵論

郭子儀論

英雄國之幹

瞽瞍論

傳說論

武王論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論

禍衡論

人之遭遇艱阨言必胥關於宗社若坐聽竊于  
姦雄而不一言呂明告天下則諾諾藏身亦  
復何難惟英雄卓犖為能挺身犯難此非全軀  
小謹者所敢為也朕而逆挫姦雄之氣不愁其  
害者為天下也而天下之既必集于已昔孔融

薦禰衡于曹操欲陰與圖操原豈深意而衡于公庭之間將士蚝立搥鼓裸體詈辱操又于營門持杖擊地大詈之操不得已授之劉表表授黃祖殺衡宋儒憾衡之不善居才謂恃才見忌不知衡之敢于折凶逆之角者固忠于漢也古之忠憤者惜綱常名教于萬世不惜絕臙陷胷于一日昔夷齊扣馬面詈武王大義揭之于秋張良偕滄海君沙中揭秦皇帝泄憤鬱于悍蛟暴虎之前豈未審于一身之存亡反快心于刀鋸而漫恃才已觸迂之哉試思操何人也命華子負牽殺后妃天子掩泣百官處沸鼎之內楊惠祖諸人如屠豬犂夫正平一書生耳詈且辱于萬軍之中自拚一死其不再計而決豈顧問哉漢錄將竊乾坤欲墜鬼神日月之無光忠臣義士之聾啞衡不于此時輕一身為高祖文景之霧一慟詈焉詈大發其怒亦效諸人為容容自保之圖雷同附和如孔光蔡邕之徒漢家養士四百季不亦大可羞歟且夫勇士喪元志

士溝壑彼其視大義甚鉅故其視一軀甚細曰  
孤行之磊砢呼昱或之昏寢曰無回之骨鯁作  
獻帝之龍比此稱衡所曰樂歿而無悔也噫此  
天下忠臣義士所曰扼擘憑弔而不平者也衡  
當此日雖不大詈黃祖不張才于鸚鵡操詎脫  
朕忘情不加之旣歟何也衡欲曰忠蓋爲漢臣  
操沽名者也豈其殺忠盡曰解士心是故禍衡  
者夷齊之弟子張良之石交也漢之宗社實嘉  
賴之忠也非才之罪也若罪才劉向之于王鳳  
王允之于董卓段秀實之于朱泚顏杲卿之于  
蔡希蕙岳飛之于秦檜亦謂之恃才乎此可曰  
論衡矣假如衡與孔融復得二三同心深藏戮  
力用如刺蜚未必不可曰斃操嗟乎天定勝人  
其如天之假轡而殪漢何朕則君子之遇亂世  
不得已而錚錚自樹者非濟世之全願也寧玉  
碎勿瓦全如務爲自保之謀無所爭曰關繫于  
天下又衡之不屑詈矣尸位而躡嚅于姦雄其  
完者一豈也其名節破壞者千萬世也亦獨何

歟

申包胥論

楚平妄殺伍奢伍員語申包胥曰覆楚必我胥  
曰復楚必我及員果覆楚胥求救哭秦庭不飲  
食穆公出軍卻吳卒復楚不剪滅其宗祏講者  
曰員胥各致其所欲而非也夫員之懷暴戾于  
孝固矣胥果無戾于忠乎蓋君父何情社稷何  
事旣患不知則已知則未胥自食其意寂朕坐  
聽者員曰忍鉤之人開誠告胥中胥不慊歟試  
胥之終已不終歟爲胥者乘此機宜密陳于楚  
曰圖員備吳不宐隱而釀凶不朕切憇譬于  
員曰君哉非夙沙密須之民比也義無所逃胥  
共無讐讐則不軌臯在千史員之心未必不爲  
憬一不從卽曰號泣秦庭號泣向員員未必不  
惶再不從卽曰死繼毅眦伏劍不歿而員必愛  
胥重胥憚胥枳胥亦可自悔其毒三不從員一  
亾命虜耳可執則繫維曰檻可刃則如縛設諸  
頓快心于一步之內員可加于平胥亦可加于

員君筋重友筋輕不亦烈烈絕癰芟大胥濟于  
楚祚哉胥胡狀不驚震于覆楚一言又勸之覆  
楚而已徐徐拯之乎盍矣昔殷之歿臣忝臣奴  
臣皆欲全殷不晏狀束手也非謂君父事不可  
兩全姑令人弒吾君曰得志長亂也譬諸讐告  
人曰吾欲攜鎬鄒碎汝父將許其勁焉不曰理  
截之歟將及其未割豫誅滅之歟將勗之曰汝  
勉割吾父吾遲之後日報讐于汝歟如是者孝  
子之心憶耶校耶儻小不忍于友州吁蛇吻石  
磻使子于陳而殺子君子多磻噫曰君之故子  
弗子况遑恤于友乎且胥所恃者猛譎之楚國  
也胥豈能握其必助已與否假如胥灑地泣血  
秦不慌胥縱搯首秦庭秦逾笑而利其危設情  
心相憐緩于授甲七日不食胥竟歿秦師竟不  
出棄楚如孤雛腐鼠悠悠江漢奈之何歟相提  
曰衷倖曰師救楚耳狀救楚矣尸鞭能濯乎鄢  
郢復虜雷墟怒人民屍僵能甦乎吳捆載楚世  
寶國器能掣乎蚤告密于楚必不淪敗至此恐

胥卽快意于秦師鼓鐸得不遺憾于國滲骨剝  
哉大抵春秋蠡午爲俗蠱孽爲務不履中庸胥  
若曰號泣止員于楚無事豈不如呂匹夫恢全  
楚焜耀諸侯乃見瑋竒乎講者曰平非胥道主  
胥爲楚宗廟非爲平又非也夷齊蹈白刃彰大  
義知受之道不道歟夷齊不呂無道忘受胥豈  
呂無道忘平如秋毫之末也朕皆侗儻異士賊  
乎忠孝不蹈螳垤無胥楚不復負千鈞陷不測  
淵危呂獲生噬哉胥員可無胥耶

魏徵論

事君者無呂胥已朕後臣道不瑕何則胥已而  
又胥君則堯塌不育谿狹速涸此多彼少此豐  
彼絀必不兩足者也本乎此仕也者隱也者取  
也者舍也者利也者害也者存也者亡也者華  
髮隳巔無之而能脫不則情不返其路頽隋潰  
敗節其失矣卽胥功奚呂自立于臣隣之間嗚  
呼此予之所呂沈魏徵也徵爲唐秘書丞先呂  
十策從李密也言殺秦王討劉黑闥從建成也

黎陽之爲中書舍人從竇建惠也後事太宗十  
漸諸奏讜論千言弗弗諮諮乃心王室啓基顯  
身何止越一莛之宰詎不偉歟而願爲良臣母  
爲忠臣則何說也忠良胥二耶無二耶甘井不  
畏竭直木不惟伐霸黷不遜灼神虵不憚暴故  
能爲天下器爲人臣苟曰遷就自全圍其心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獻身成信奚慮亨凶奚齊  
之侂苟息也息則曰竭肱濟忠不濟則曰歿繼  
受高祖命曰完隱太子何曰異歟玄武門帝殺  
黑龍馮立一騎軍耳猶曰生共寵歿不共難何  
面士大夫徵也儵焉而東宮洗馬之爲儵焉而  
西宮諫議之爲儵焉而尚書左丞之爲儵焉而  
太師特進兗祿鄭國公之爲舉棊者不勝耦豚  
豚乎際之而恬不疾晉痛心天胥咫尺人胥則徵  
豈未寤耶母乃願爲良臣之意蜚搖于中孤持  
于見也歟言曰翹明亦曰譯衷殺秦王者何心  
旣願親心于太宗大命之摯故釋其夙任于建  
成而不悔旣不願親心于建成陷胷啣鏃之顛

賸故詭其銜轡于太宗而不覲曾是業受高祖  
命小白庶子之棟惡得爲徵資乎古之君子欲  
避滅頂之窮則胥巖窟不事而已未胥蒙面臣  
僕趣芸壅培不踰事功而獨踰內惶也端揆于  
搢笏則可矣約軼脅驅流矢白肉則如之何諷  
議約牖則可矣櫻領犯霆則如之何毳衣几舄  
則可矣刀墨鴟夷羝牧笏擊則如之何蓋君胥  
召責之死無二于作靖者帝鑒無餒神聽不歇  
豈論臣子之心願不願哉何則不知胥已也義  
也信如徵之踐必擇地履之歟抑惟君命是孚  
歟所召徵事太宗不乏維毗太宗一日東宮盡  
心再曰反覺嫵媚嗚呼太宗潛胥召窺其心淵  
于非龍非比之堂亦非汝鳩汝方之室矣其于  
承庸也戮力匡諫徵亦潛胥召握太宗之寬茹  
而非淡胥汲黯朱雲敢歿之勁也是故論兵刃  
敵不免刳于尉遲李靖樂奏慶善則踈踈意升  
樂奏破陣武惠舞則心忸醜身何怪其不能抗  
屬奮起報效太子于吞刃蹠血之處耶絜之殺

秦王之一言晉鼠老禿則三乎惠矣狀則人臣之仕隱不決則取舍茅取舍不撰則利害淫利害不割則存亾醜存亡不醒則臣義崩朝李密莫建惠朝太子莫秦王幕之賓爵之儋也功業彪絢亦何救焉蹇之言曰蹇蹇曰匪躬夫建成太子非子糾庶子也太宗英主非桀紂暴主也設徵遇太宗如桀紂求其迂顏碎肌顙众戚扶宗祐殿四海回天哀難矣徵之慮義不如商慮一帑也成貞觀之治牽而邁太宗耳苟邁玄焉肅焉代焉惠焉莊焉嬰城陷宵灌猛火乎缺鉢免胄炎戎兵乎奉天毒危出鋒瘡乎吳淮虎隅能行謀乎記曰事君不避難任在徵身徵也爲良臣歟何願之敬修歟狀則徵亡而眷衰不在此乎徵知胥已而已勿徒曰雕刻其功已相穉也噫古今來瑕而胥功人豈尠耶

郭子儀論

汾陽重功鼎飪二十餘季四朝賴之唐書詳載之矣斐洎曰侈窮人欲君子不之罪人道之盛

此無所缺方希古謂其遇猜忌之皆徇众自汗  
使讐毒免其疾而求容焉君不忌讐不放紛不  
失其衷其論甚奇朕終非明哲之大道也唐自  
天寶已來外胥吐蕃回紇境上虔劉內胥安史  
僕固相煽稱亂井邑榛棘豺狼叫嗥子儀扼天  
下之重操定傾之策處社稷之猜生天下之心  
觀其章奏一則曰中官掩蔽庶政多荒再則曰  
抑豎刀易牙之權所抑者誰歟此豈畏奭朝恩  
程元振已喪氣偷生者乎復已追跡范蠡繼跡  
畱侯明告于代宗又豈貪爵祿戀棧豆已求容  
者乎卽無朝恩元振輩子儀之一心王室上戴  
三光下紮羣慝久置歿生度外恢復二京豈至  
免胄涇陽斬馘霸武臺西始足見其心哉何已  
言之也子儀胥撥亂之才超越千古蓋不思身  
之殞而思廟社之傾也苟胥利于國家不愛于  
髮膚也思已之不克逞志于奉天韓公推藍田  
河中不思被朝恩元振辛螫暗踏禍之延也何  
也子儀用兵垂二十季履虎蹈牙順胥邁動前

後百餘戰不畏九門河曲潼關蒲州之歿潯西  
香積陝州之歿衛州鄴南宐祿渭川之歿劔坼  
衣血天地震撼鬼神為泣命如漏刻挺身為之  
而曰區區懼歿于元振輩之手不幾與齷齪苟  
生之流同日論乎噉噉歿生者君相也審歿生  
者明哲也代宗言子儀用心真社稷臣楊綰相  
而子儀減坐中聲樂相且不抗而抗君乎屢為  
表辭代宗之心已安楊綰不竭于旁卽誹譖危  
疑子儀自知無事安用聲歌汗晦為歟狀窮極  
之議亦英雄之小節耳不足為子儀病亦不必  
為子儀諱也人之取信在弓生子儀卽奪權卽  
就遺略無怨望所弓手奪中原心許國家之歿  
身荷日月之照還鼎祚于神明之奧享壽命于  
喬松之季嗚呼得君相心此子儀之明哲也亦  
可弓不五湖不避穀而保全于君臣之始終良  
得其道也惡得謂窮奢人欲反為免旤之于櫓  
哉觀之允弼懷恩功名相亞而俱畏旤果不窮  
奢極欲之故歟自古東山破斧鳴鴉棠棣之詠

疑孺子嘒嘒羽尾籩豆胥踐九罭鱗魴者誰耶  
金滕未啓禾木未雷周公赤舄几几焉而已未  
聞窮奢極欲曰自容也噫全功名必出于窮奢  
極欲也且也當先之矣

英雄國之幹

善爲國者不能隨衆曰爲規必擇瑰異之人與  
之提衡而天下始受倚毗之益夫曰已操之恐  
其未周曰衆爲規又恐其淆于兩守不協于一  
惟端拱璇極運乎文樞玉碣之上不言抱獨而  
一二瑰異者風雲從氣曰經國事而作其神國  
何患乎不救嘗聞塗之資輻也沙之鳩資也山  
之資樛也和曰聽令耳彼寸才尺技豈全無濟  
于國而必需瑰異之人曰爲楨幹者何也蓋尺  
寸之才躁易曰僨拘易曰狃嘽緩迂曲無當于  
緩急是故懼其小護于私理而無大收也黃石  
公上畧曰英雄者國之幹慤哉茲言之爲國計  
深也夫國家邁純熙之昔妖祥不肇寇賊不牙  
鑄耜勤則無行馬蒺藜矣綠沉偃則無黃洞馮

珣矣衿纓者男狄祿者女則韎韝跣注損矣民  
皤首不見金革卽所稱英雄亦鱗隱翼輯巖石  
高臥已耳一旦饑饉化離黃池盜兵烽埃龍堆  
之外警燧昔舉撼抹靡恬呼喻變動間爨飛鏑  
驟衆人束手改色非英雄則不見助勦之力于  
是眈眈望之乎英雄矣譬諸木枝垂數畝根蟠  
九壤葉可庇暘陰可蔽牛必幹之挺確不損而  
後華實始不病歲季始不虜噫英雄之所已爲  
國根底也豈細乎哉非虛寂寞其通動無格自  
足已增高而刃峭然英雄亦難言矣鼠不璞乎  
鼎不贗乎幽莠不苗乎黃牛不虎乎故真英雄  
一二偽英雄十一日剛愎谿刻已竊嚴喬桀卓  
驚已冒果舌辨已攘南越之纓虬虬已假雩門  
之出此其人爲躁躡英雄之貌也讀父書而師  
陷于長弓咸陽不敢忤眎而色毀于批圖將騎  
張掖曰丈夫一取單于耳卒踣于鞬汗此其人  
爲詭襲英雄之醜也劉孔才謂艸精爲英獸精  
爲雄人之英雄又在芝菌馬角之上而非物所

耦也其內谷朕其慎若鵠乎其疑也與乎其懸也泊乎其不倖也是故折衝樽俎制不敢跳獫

不敢嚙曰端吾國令鈴明慶威信毅惠協曰和

吾國出雀翼

陣名

曰制撻夫妖暈築臺執馘曰壯

吾國參與痾苦示曰不能伏于至弱曰藏吾國

參與痾苦同邨口實提之若嬰字之若肢曰休

聞吾國有是乎國之賴于瑰異也領河魁

星翼及

唐詩二百河魁將

割鯨波萬全而發奏不世之膚功四

陞方資之曰不蠱况蠢爾獻澤者耶所謂國幹

非歟所曰詰后為之瞻欲曰相嘔附而無相貳

為之推轂繕急隱虞而無相掣為之傾誠示公

焚滅謗書而勿相危飲至勒旂無恪峻秩熟釜

麒麟閣而勿相怨何也英雄非嘗之人舉朝所媚

也功高來訾祿脆招旤朕英雄之不傾其幹又

恃旒黠為之幹思曰殲氛塵于萬里掃氓蠶于

三塗

文選在河南

魯人之糖衛人之柯將見窮鳥困

獸血尸逐染

齊書齊王融勸高帝北伐啓

悉臣悉伏百濮九

夷于斯獻球貢茅不敢復萌駭機人毒得曰永

罷此無他則國有英雄而敵人不能瑕我故耳

堅瑕出管子蓋其植此幹者匪淺也湯伐葛室慶戴

商弱昧兼攻雖其殖禮覆昏天為欽崇出書而

伊尹仲虺諸人左右攷諧詎等績于甘寢秉羽

也壬儉褚武王戡定汜襄無閔說文裏咸劉山

隧姜閱散畢諸人聯跗比氣何弗至于六祈輟

滲文選謝若是湯武得其幹而和師昭惠圖烈

鐘鼎奚足方徽乎國語魏顆止杜故曰瑰異之

人天下受其毗益豈壽言耶蹙乎道浦之莖仄

寘亦滋符婁之虜不材克壽假令太其幹求滋

也壽也未之有聞矧英雄之為幹耶彤弓受藏

心祝嘉賓天保采薇有呂戩呂罄之宜則有所

依所腓之賴詩妥帝心殿民瘼舍延攬虛豢英

雄皆弊術也雖狀英雄亦安所識而致之歟不

擷聲而求實效有魁傑之脣無魁傑之蘊馬謖

郭英又輩始焉誤昇終焉僨轅呂國家之封疆

徼倖其手不亦重可愍乎自古朝為釣璜鼓刀

之人莫為登車子儀李靖解衣綆授齋斧呂實

收之故能經國而作其神救天下且優爲之也  
嗚呼英雄而能實收其國利其寶胥其幹矣

瞽瞍論

子輿論瞽瞍殺人臯陶執泚舜匿父而舍天下  
盡善歟未盡善歟曰未盡善也夫泚者嬗乎經  
權者也不與仁回不與義疚卽言殺人者死固  
矣王制曰原父子立君臣傳曰君臣無獄刑卽  
天倫周官八議人臣犯泚猶不替其典而宥之  
况天子之父議宥不上暨乎呂一人之故而斃  
天子父呂詬恥疾痛于天子慮不整矣平日夔  
夔齋慄未胥呂父伸三尺于天下呂爲旗鼓若  
謂竊逃海處是廷吾泚也舜亦胥頗焉逃于海  
濱教犯泚者呂逃也尺土莫非王土天下又將  
多臯陶之罪曰瞍也殺陶也縱罪人置而不問  
能免于疎乎况當季鳥罍龍蛇洪水虎豹兕象  
之害方除剝亂經論之借舜方殷一旦捐天下  
而毛髮無關呂益天下之旤如堯咨之重神靈  
扈民之統何如世之蓬蒿蒺藜何神人百物不

得其極如天下潰亂無歸何漢惠觀人彘自毀  
不天下是皇君子譏焉舜如狃于小仁而貳于  
大義賢者不蹈也大智用中乃左之而愚人也  
乎哉朕舜與陶何曰釋其私而旗其法也曰陶  
執版長跪曰請面諍于廷無所回護舜垂涕泣  
而道不冒上曰縱姦也不嗾嗾曰懍親而長父  
之不淑也下令于陶陶加曰罪之之名刑賁之  
左右一人依舜典金作贖刑正告天下曰爰書  
曰原父子君臣八議各攸宥也如成王各過撻  
伯禽如朱子議魯莊公然伸情正體勅汝庶無  
大厲善厥典懿庶無下比俾民不苟如是焉則  
可也否則必殺太上皇曰彰已之斷班序顛毛  
曰爲紀使天子各竊之之名晉茅蒲身簞笠挾  
其槍刈耨鎛埜處而降爲編氓也是臯陶放也  
篡也謳歌訟獄之民四岳九官十二牧史新伯  
與之臣必相與問諸水濱紛紛泯泯天下且若  
之何哉朕則子輿非歟曰子輿之意若臯陶謨  
五刑五用朕言惠可底行曰天子父不貸也舜

大孝尊尊親親若舜典眚災肆赦曰卽又宅三  
居也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不震驚朕師  
曰分生別類汨作藁飶也斯則善處骨肉也紐  
乎經權者也故曰經權者聖人之制乎悲樂者  
也

傳說論

高宗曰夢相傳說肩之而治胥此舉動乎曰胥  
之恭默之中精氣之極神爲召之良弼帝賚專  
任得人豈如小尹鼻目並列者夢何足怪耶卽  
曰天之賚幻也高宗寧無曰操鑿核之實輕曰  
相狃于千鱗鬣羽中不量其本而妄託曰社稷  
安危之儋乎朕寢誠不足據歟曰高宗之求說  
也寢也高宗之立說也非寢也噫爰立何事曰  
類取人瘵官則足曰傾四海而餽曰敗不第刻  
子也叨憤則適曰醒心而顛頤于云爲不我肯  
穀毒延而龍曰悔也利害不小堯於舜九男二  
女五典百揆四門大麓季歷諸艱之試針抽鏤  
取其難其脊朕後殖禮而相之其陰隲也不謂

之辨乎苟不審說之寒燠才德若何驟曰喜心  
是崇說之臧耶允殖之無害也說之不愆耶凶  
戾不如媚子其旅進無序也徒足爲天下嗤今  
據說命三篇說之斐彛足曰灼四矣說之燮和  
足曰孚先矣說之啓沃勸相足曰無山雷之過  
矣說之跣視勞恒足曰荅天傭之休矣斯人也  
固窮天鑿土所不能得者也當昔高宗八季處  
桀必稔知習見琢日磨月已別胥甄于爵縻之  
先蓋確確狀知其能宅心誠民基命爽師不負  
上帝之佑申也恐駭衆而因夢曰貍之金礪羹  
梅對揚天若豈無得于心腹腎腸之實踐爲舉  
漫狀而加諸膝哉惜乎書之半爲祖苒燼也故  
載其旌別不冒貢一人焉苟但憑虛幻之夢陽  
虎類似者胥之卽舉說也今日得說明日相說  
又明日倦說又明日罷說鞏人寡用禴之允孔  
壬開虺蜴之路周氏胥覆怨之尋茂惡無怒瘳  
之日嗚呼不可救藥矣望誰曰濟渙而奔其機  
乎吾故曰非寢也必神明于寢叔孫之不寢得

豎牛乎卒用大蹇寢不可據歟可據歟

### 武王論

蘇軾曰武王非聖人學者駭焉謂其輕詆王子  
曰子瞻之言是矣非輕詆也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受君也父道也武王臣也子道也  
父不慈子可不孝而曰弑父無傷也於戲豈聖  
人成能無厲臣與臣相疇守臣子之分恪天之  
業命旣無諫諍卒曰相斃曰為聖人之所當為  
也率天下子可弑父臣可弑君也胥是經歟易  
曰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君之命何可革也當武  
伐之之皆人心不服不迪胥顯戮顯戮順人耶  
胥道曾孫發大正于商篡弑胥道耶我國胥疵  
悖逆非疵耶朕于湯胥允亦紕語矣湯稱桀曰  
夏王武曰受咤之湯自敘曰夏德武曰皆弗可  
失皆卽失使天下戴吾君正為臣篤棊之願所  
祝禱而不得者也湯放南巢武于受何不立武  
庚或箕子微子推一賢頓顙于庭曰明胥辟而  
必奪厥位耶服珠之慘而黃鉞大白之縣耶于

是豈天地震晦羣神惶惑臣民怨陰髮盧彭濮  
感慟迨其後作多方呂解之雒誥呂安之管蔡  
猶懷妹土人心洶洶不服乃降命四國望其忱  
裕夾介乂我周享天之命無論後世人心當皆  
四國之應且憎于武也若觀火矣吳氏曰湯辭  
也裕武辭也迫湯詰桀也恭武譙受也暴用協  
厥邑丕式見德周公爲成王訓不得不朕耳猶  
之率惟救功果率循三分服事之義耶卽不師  
湯子之續述何不蹈父克俊胥德而不用熊羆  
呂張塲野武乃用之太王王季累世寧侯一心  
于七王之澤周公呂望畢散十夫不克力止而  
箕子陳範微子亦來助祭何也今讀燕及皇天  
先曰綏予孝子果孝子耶淫福降威果非淫威  
耶卽周公曰遏劉耆定倒戈血流果止殺耶無  
怪乎伐奄三季東征三禩指義士爲頑民成王  
訪落尚憂在判渙家果非多難耶羣言衷于聖  
孔子曰未盡善夷齊扣馬而恥之曰不可謂忠  
周公黜殷曰弗迪民康其胥能格知天命斯武

王千古之罪書武王非聖人曰篡弑大可概見  
 矣况樂呂象德韶之繼夏之大湯之大濩何如  
 大武夾振駟伐盛威國中久立于綴發揚蹕厲  
 嗚呼後世人臣勿效武王為也則大居正者孔  
 子春秋之義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論二

亞夫任將論

壽伋論

越椒論

藺相如論

四皓論

酈食其論

魯兩生論

狄仁傑論

萬物皆備論

書事

書甘侯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論二

亞夫任將論

人君必明於兵而後可召用將臣必明於天下之勢而後可召用慎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風雨幻化神鬼狀動則其用而靜則其樞輕則其變而重則其主也藏九地非重不深守處女非重不固君命胥所不受非重不威故

得戰將不如得一謀將老成慎重呂濟其謀則  
大將之畧也畧城邑捕虜上首功戰將能之據  
天下之勢觀釁承敝爲不可勝非大將不可予  
觀漢文帝之重周亞夫而知帝可與言兵矣且  
非獨曉兵亦善審勢也曰于其勞軍細柳覘之  
夫詔呂天子之詔而不聞天子入軍而不得馳  
見呂軍禮而不拜此亞夫之爲自重也徐行按  
轡改容式車稱善不已此帝所呂成亞夫之重  
也若呂棘門霸上之禮繩焉罪且坐不敬矣知  
軍事由將出而呂垂委之合于跪而推轂不從  
中制之義故曰可與言兵朕則奚呂知其善審  
勢也蓋是皆漢無事久矣朕帝且誠太子曰卽  
胥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是明呂吳楚事屬亞  
夫也諸侯王封國過大皆胥慮削之心賈生隴  
髀斤斧之策遼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後天下  
之亂必發于吳楚而吳楚者剽輕國也此可與  
持久不可與爭鋒吾呂天下全力付之持重臣  
按兵觀變彼之輕說慄悍盡于堅城之下而無

所用之將摧衄奔潰之不暇帝蓋疇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已略盡矣袁絲鼂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漢中沉毅獨存一亞夫耳彼其臨曰天子之尊而不改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予觀亞夫成功要在呂梁委楚堅壁昌邑絕其饗道待其饑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敵卒不出其殼中真大將才也彼方奮其武怒連衡而起使驟與之戰勢必不格漢之爲漢未可知帝蓋度七國之事惟亞夫能收之彼知之于細柳也故曰善審勢蓋帝知略頗類高帝高帝知呂氏必爲漢患也乃曰安劉氏必勃狀絳侯賴曲逆而後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乏成算亞夫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狀不用古兵法恃其趨捷晚乃辱于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人狀至于李陵之事而失之夫飲飛輕佻之士無深謀遠算而令其及千人橫行匈奴何其

揚州園遊集 卷二十一 三  
失耶故文帝亞夫可為將兵將將立之鑑也

壽伋論

壽伋之歿詩人為之賦乘舟馬遷謂惡傷父志  
與申生處驪姬同噫夫壽伋豈智不如禽也哉  
父子相燔兄弟就刃吾不更為賊恩議而淡為  
二子處處議也所謂矜氣之隆者非歟夫宣姜  
之蠱及婦人之智大抵為壽朔地不惜己身為  
宣公之桑雍耳戎在于內旤在于愛壽之吹壘  
必胥陰諫而不聽者胡為乎不己願為伋歿之  
血誠垂涕于母氏曰歿爭之萬一宣姜愛少子  
不忍壽為伋資也憬而遄止未可知即不憬不  
止儻薄其辛螫于伋安在必勢于械也壽知殺  
且已伏而告伋達矣仍乃膠于君命不可逃胡  
為乎壽又不歿諍于宣公破賊人之幕繫洗濯  
父毒左手持劍將畢曰父不從壽即伏劍焉骨  
髓皆裂宣公亦可中輟豈漠然冰心胥意壽之  
速于劍乎苟不得已賊待隘踰籍叱咄不過徒  
隸鼓刀之輩也行權通變壽復厚集甲而身翼

之閑其衛舌其馬攤鐸拱稽安步伋之志送之無恙而出疆也蔽救伋在今日全舜遇亂亦在今日賊寡我衆可曰兩濟旣必不難竟竊節先往無濟于事徒委肉于餓虎之口胡爲乎不知君子重其死其蹈之也可曰無死也胥名歟無名歟若伋之自爲畫罹朔之牙蘖亦可垂涕于父曰伋也非敢恡其死繫宗祏之皿食是蒂伋卽實身溝叙無奈先公之不廟何畀一不接其齎胥晉重耳之故轍在龍饑蛇哺逃之而去亦未嘗不摩厲之于義也不狀小信于使命之云微其服間其術何難迂曲潛遜必身鬻于鋒不避其所乎小杖逃大杖走不忍毀父之慈曰沒其躬庸何傷矧曰竊盜之陰粹之乎受之也豈得苟同于不避難者哉壽于義伋于義君子曰未徙哉繩曰春秋書法不隱宣公終身焉染殺二賢子之名也子亦蹙之也曰奚言乎蹙之也曰舜之孝焚廩浚井不妄死其故何歟

越椒論

子文於越椒之生題之曰熊虎之狀而審其聲  
為豺狼曰必殺之不殺則若敖氏之族不血延  
子文之智也可警子良之弗聽也可悲君子曰  
覺矣未得巽權也夫見赤子入井皆各怵惕惻  
隱之序赤子何事何辜逆斷之而加刑焉人曰  
成則刑曰稽過此何憲歟蓋濃豕經類相史曰  
彰天咎而已無勝焉者也馬牛之牴齧也輻衡  
銜轡曰之校阜之則不險曰之縱犇之則不耐  
馴繩之內則不輕患而傲駕亦在乎機御善道  
而已古之爵旌德使旌能世祿弗世官防民之  
淫祚之蠹也何故旣列豷第氣於椒不爽一銖  
柄燥神而不溼使之纘於司馬者疇使邪濫管  
發軔開門逃祉使之膊於令尹者疇使邪與之  
鉤矜曰欲舞桓桓傷也與之麩蘖曰欲森傴傴  
醉也委命相鬲楸枋一術馬牛其縱而求其顧  
於衡之限惠於轡之束曰衛精焉擢神焉致氣  
焉卽又孔又墨救之不迨矣為椒籌之嚴其教  
從於師俗端端王王牢其天樸也苟教不廸割

其爪牙賊其羽翼止偷氣閑中央蠶其比交書  
其愆於版入告於王曰椒也不令不克拑昭於  
先人之廕餽祿焉可也勿曰國事佛肩而柄用  
曰相李率斯道也何難闔一越椒哉况椒無事  
柄則鹿去角螾蛾太獶易耳何若敖之宗之  
能旣惜也子文明而疎於構施睿不駿不是之  
圖遽欲僇謀一夫曰膏血於鋒刃毒否未芒子  
良之弗聽也不亦允乎其於子良也又何誅究  
之若敖之鬼繇茲餒而姦人薰蕕祐祲穿竄子  
文之賁奚道焉故象不仁舜爲之畜神牧氣卒  
不得斷猛豸庠蓋得其格物者也易豸之曰豸  
豸之牙曰童牛之牯

藺相如論

澠池之會相如使趙王不屈人皆壯之予獨曰  
秦昭未怒也壯也非老謀也秦曰虎狼之國棄  
禮義上首功謀臣如林曰孤趙當之如嬰兒鬪  
烏獲一決必無幸矣爲相如慮能合從列國乎  
曰擯秦刑白馬而盟各國出師曰助之乎不狀

連橫謝過事秦乎從張儀之言割河間之地變  
心易慮稱爲昆弟之國亦可圖存也奈何相如  
不勝區區之憤輕起相牙先曰償城誑又曰擊  
缶磯秦怒又曰書擊缶攫秦怒又曰十五城爲  
壽鉤秦怒斯皆也相如輕歿易耳嚙乎據何長  
久之策貽國磐石之固挾三寸舌幾免秦旤一  
濺血曰危社稷恃弱趙觸勁秦左右按刀岌岌  
乎非趙之利也幸也秦昭不怒相如張目而秦  
人靡秦之不加兵邯鄲者昭王姑小忍之不務  
報報而守墨墨或爲趙宅臯狼與秦共祖歟或  
秦自不欲媾趙曰絕趙驩曰失山東諸侯之心  
歟相如曹沫荆軻之習氣耳何於秦太易於趙  
太輕乎假如秦昭赫狀怒曰虎牙將怒相如曩  
者給璧飾詐走而冒人今沔池目中無寡人其  
辱若撻于市一則相如割再則邯鄲圍煎日殺  
趙二十萬人兵如不勝趙王授晉山陵崩趙無  
老少刳胎焚天則相如何損于秦之毫毛何益  
于趙之尺寸累碁之下胥完趙無胥哉一擊罷

酒秦王不懌已不堪矣卒也出虎口而賀無事于趙者倖也噫天尚未厭趙緩其斃故至此故相如氣槩強秦名震列國皆呂歿相如孤注于生趙也使非天趙得罪于秦相如實煽旤于趙不待後日王翦滅趙殺荊虜遷秦早已承其敝折其輻而燼之矣故曰秦昭姑息不欲與趙絕朕非長久之老謀也雖朕韓魏齊楚誰敢面叱秦王者相如氣魄豪邁若斯其英毅不亦罕歟

#### 四皓論

呂后呂留侯策穀四皓謂太子太子略無疥騷人曰四老人力也余曰其不朕乎夫四皓峭澁商山鴻冥豹隱其不肯輕出爲鼎中之鼈激焉而取灼也明甚觀其室高帝之言乃司空馬唐睢抵掌相脅游說下客耳此子房買之縮衣哆口嘈朕假名四皓敢捋虎鬚呂動帝也蓋天下大器也立嫡主七鬯也高帝挺劍奮豐沛譎捷而無瘡醒也久矣詎不知真爲采芝翁與否而輒毛立神駭于皤士也若是帝愚而概矣噫乎

彪如淮陰驚如越布釭如田橫帝欲戮戮之欲  
醢醢之灸灸仙仙迄蹊隙竅皆玩于掌中气魄  
壓天下卽佯呂四皓待之其誰曰不能屈致山  
中之老人歟設如高帝真欲易儲太子真得四  
皓四皓真爲之歟于父則分羹視之何恤于子  
視彼龐眉之歟經填溝壑如蜉蚍比歟則歟矣  
天下帖狀誰爲之弔興旌搖戟號招豪傑呂碎  
帝業濟太子大事哉是故太子之不易高帝尸  
之也陰慧乘術若空憑口視彼四人何力焉當  
周昌廸諫叔孫通效言帝已悔其易儲恐貽天  
下圯也包蒙而不示輿曳之迹鑿茹而闇用包  
灸之舉固已手握要括正可借是呂解拇而無  
沉女謁之名耳是故一覲四皓卽色傾心寫敏  
如寇中吾足不復媢罵溺冠卽召戚夫人陽籠  
之曰羽翼成也難動撼也起舞鴻鵠之歌忼慷  
發揚明示呂疾敬謀人童耆歸戴震位之勸相  
父孚中葺之寔好無柄一婦人不割其虎視矍  
矍乎恐呂種棘蕭牆楚聲嘔啞覬覦之心一旦

冰寒矣此一事也權呂載僞始焉留侯媒四皓  
呂華高帝終焉高帝牢四皓呂雌戚夫人帝狎  
楚猴而芋之賦也寧不知耄遜之碩果智藏謂  
何肯改高尚于遯尾哉朕何不呂留侯謝戚夫  
人耶留侯習見也不令人驚愕震動惟貽背磨  
至聲名個喧助其允亨耀其剛塞彼將曰天下  
父歸可維毗可允釐可蠶兵遣大人翁真出漢  
廷武士熊羆之上戚氏所呂自說其輻而不得  
不慮及已與子之丘願也墜乎此夫人母子處  
于高帝之殼也歟雖朕帝不免溺佩儼而冒于  
色幸也末心大兢于漢室假四皓呂罄宜焉耳  
奈之何始不慎嫡庶卒貽趙王呂胥戕而府其  
既也非陰慧乘術不知蹈道乎知遣不暄也悲  
夫

酈食其論

酈生不料甲峙糧鼓舌下齊城不可謂無績竟  
沉命于蒯通之脣冤矣乎疇爲耀雪之夫通也  
一說而跳田橫煮酈生笠信邀利使開罪于漢

貢憤鐘室固恨其簧言吹旤而衆人之樹策不善奚能免于訖哉齊呂洋洋東海蒙岱爲鏹清濟爲鐔積甲數十萬連袂揮汗材官不讓趙魏僅區區惑于酈生之恫疑虛喝乎非也蓋陰折于信之軍勢下壘枯丘而惴惴于自療也云爾而酈生乘機呂磨切藉其勢呂下齊快意焉胡獨不蚤呂情輸之信使信按甲龜息外呂市重于孤齊調停其間不疲信也正呂善身圖也則智無缺矣而漢已下齊信爲漢大將亦宜愆方略使齊割地虵行匍伏乃吞齊呂酈爲杙上肉乘敝呂張已功爲耶而田橫擁全齊地當強敵壓境之日輕信通言一肯撤兵解防肆志毫不扞漢欲呂敝壘巽完齊乎徒呂齊委于通之口斯自嫁旤也其疎已甚而高帝杖信刮齊胡復遣酈生耶旤遣而不遄一介遏信其處酈生也目之乾明明不哭酈生處之不惧矣任信則二三其指握風鏤冰秘闔不堅專矣待田橫則譎幻于間呂瘖殫悶旄且不義矣嚙乎此雜霸之

揚山園選集 卷二十五 十一  
貢憤鐘室固恨其簧言吹甌而衆人之樹策不  
善奚能免于訖哉齊呂洋洋東海蒙岱爲鏗清  
濟爲鐔積甲數十萬連袂揮汗材官不讓趙魏  
僅區區惑于酈生之恫疑虛喝乎非也蓋陰折  
于信之軍勢下壘枯丘而惴惴于自療也云爾  
而酈生乘機呂磨切藉其勢呂下齊快意焉胡  
獨不蚤呂情輸之信使信按甲龜息外呂市重  
于孤齊調停其間不疲信也正呂善身圖也則  
智無缺矣而漢已下齊信爲漢大將亦宜誌方

略使齊割地虵行匍伏乃吞齊呂酈爲杙上肉  
乘敝呂張已功爲耶而田橫擁全齊地當強敵  
壓境之日輕信通言一豈撤兵解防肆志毫不  
扞漢欲呂敝壘莫完齊乎徒呂齊委于通之口  
斯自嫁旣也其疎已甚而高帝杖信刮齊胡復  
遣酈生耶旣遣而不遣一介過信其處酈生也  
目之乾明明不哭酈生處之不惧矣任信則二  
三其指握風鏤冰秘圃不堅專矣待田橫則譁  
幻于間呂瘖殫悶旄且不義矣嚙乎此雜霸之

舉大事也故爲之耶誤而子之矛攻子之盾耶  
夫古之帝王用兵不爲駟猶不爲剗礮挈戈所  
指不僅爲酈生地也是役也形親心狠呂酈甘  
齊也呂信劫酈也橫呂危自訾也通呂期自煎  
也高帝呂魏冠秣縫自拙也可笑哉無異奕碁  
無一而可

魯兩生論

高帝議朝儀魯兩生不肯行子雲許呂大臣嚙  
乎禮樂大器也傾情而天地官豈無呂吹其籥  
必修其扁乎因其出處而槩其事是安可呂一  
范請也試思之合情飾貌通筦幽明高帝其興  
禮樂之君歟叔孫通其興禮樂之臣歟自古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帝王誰能外之狀必其內行  
不見淖不朐剛不彀親疎賢賤長幼男女皆能  
形現焉則中流必無瓠必待舟杭也固矣漢興  
草昧鴛鴦奮末猛起則何象哉殿陛囂呼高帝  
見擎拳醉富抽劍擊柱者已不能堪陵競之風  
魁健難束堂皇之上一日且不能安而兩生必

待百季乎信必百季也呂實其心呂汪是道終  
惠文景武之世陽來陰作協氣未演也終無禮  
樂朝廷之上洽治象德之不臻不滋險蹈紛錯  
也耶且兩生曰歿未葬也傷未起也吾不忍爲  
矣不知禮樂之興和民之則謂救民之怨咨七  
列七同大胥所象小胥所昭贊陽秀也神無奸  
行人無堙氣物無害生先王本天地養萬物明  
于禮樂南面而立舉而措之而已兩生呂楊襲  
周旋簞簞升降之爲禮歟綴兆祝敵梧楬鞞石  
旄狄之爲樂歟於戲是委巷之禮伶篋之樂也  
帝王之治使民不駭不怪禮禁朝野樂疏底滯  
未聳朝廷鹿驚龜灼之不暇擾焉未過百季所  
涯者何德而坐聽蠱慝也豈不怠沓乎哉故兩  
生迂疎皆未曙人爲之節禮樂之微機者也古  
人曰禮至不爭樂至無怨別宜居鬼敦和從天  
揖讓而治天下之大橐也叔孫通之縣蕞穿窬  
秦陋鋒君劇臣徒呂喬志耳枝梧漢家四百季  
綴補儀文迨光武經營九咳父老猶喜見漢官

威儀其于同節同和重鑄三才猶之草木不長于敝土炙鼈不大于煩水者矣朕則兩生未焯禮樂之祗而出處不謂之晰乎誠見高帝武斷霸軌慘刃辱僞于儒也是故權辭曰安崑局如此如驟曰大臣槩許士之枯淡高寒未必能廓于爲觀殷深源輩七事八種致于休洽談何容易

狄仁傑論

唐之被女旣而大命不賈者狄梁公力也仁傑之善用天也孔子曰思知人不可曰不知天天后蔽于人而吝竊心交粹曰貽大厲卽曰母子之愛天性品處黠如武曩詎曰不知乎一朝提唐之宗社妖試幸措廢嫡牢族如笠中之豚豈人之剗剔其精魂至此哉蒞其天也何也天子者膠榮固餽富貴之至也高宗徂鞠子孱遂良無忌救患不遑后之心曰生殺授受惟我所隩愛耳李勣二張夾其動廬陵不廢唐不亾周不改武氏終不得囂庶昌大上磨帝缺婦人之仁

津津視富賢爲口中齧矣當是之嘗武難如火  
李冷如土問誰枝之三思則富都那豎之相割  
也易折其尾歟刑鍛于告密諫窮于刀墨犇走  
承序問誰幹之梁公則心本智砥之潛撥也易  
呼其寤歟姑侄子母之諍假令后勾萌房甲之  
不開穴風在胸貯霆在手忿忍陰險沉于非而  
確乎不可轉也牝鳴家索殪房州之龍錮虞淵  
之日夜多哭鳥晝多毒霧雖脊東之恕已敬暉  
則天下事太矣狀則后素欽梁公公善掖天后  
者也公知后之鱗不可撓富賢煬其中也若剛  
詞翹然曰天下非李氏不王彼武姓何盜焉后  
必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令人縛手卷齒鈇鉞鼎  
鑊之在前衆舌如斬猶之乎加薪呂自焚也是  
故通其牖而納之約祔廟之議先爲武氏資呂  
栽培武氏非太填呂爲規歟吉頊李昭德之諫  
收富賢于武氏俾處焦枯唐之利武之不利也  
梁公之詞蓋武氏完母子不鉢刻武而茅藉武  
正呂茅藉唐武之無不利唐之無不利也何也

武之天所召靈也天子繇泥蟠而天飛天下既  
風曠而杲霽天之蒙驛雲霾因其自喜其銷磨  
頑礦也剝之回蠱之亨也離之炎也泰之彙也  
不叫怒帝闢若出鬼力善哉天之贊之梁公之  
唱之于是乎其臻于兩總也歟鄭莊公誓及泉  
卒融洩趙太后獲長安君卒情動左師秦政恚  
母卒醒茅焦皆能歡魄怡目革其梟心此天后  
所召庇梁公不歿于來俊臣武承嗣也况梁公  
素見器天后者哉故事君者撓鬪于口不迎清  
明復見之天倖倖啾召斷齟相激也糊陽觸山  
皆出其下

萬物皆備論

學者惟盡性自不遁天下于吾心則其本挈也  
何也凡物之含精負氣者必各所由來不能揭  
吾之性與物相見則必各出而不入往而忘歸  
于物離岐而吾身亦受其大患夫惟盡性之君  
子知物無非我不執一我召距物知我無非物  
不置一物召隘我此唐虞召來相承之理包之

寸念而肴餘肴味乎子輿之言曰萬物皆備於  
我夫刺則震痛則搔者我也我止此乎未肴我  
我之一氣非夫天清地寧者與方肴我我之一  
心非夫扣霽觸應者與雖逃之無人置之一室  
而能使吹鬣不相關者與或謂物之品族幾繁  
矣生機幾淡矣天物於上地物於下羽物於林  
鱗物於淵螫物於囿怪異非常之物於四裔我  
亦子朕一物也我亦何呂備哉我不能鍊石補  
天不能持鼇戴地不能飛雲化羽不能入淵揆  
珠不能噓氣啓蟄不能鑄鼎象形而物肯羣朕  
退處爲我備哉且我目非重瞳耳非四聰手非  
千指胸非五色心非七穴亦何所恃呂備物耶  
朕萬物不能備萬物而一我能備萬物何也我  
中物和我希物夷我貫物不波我一物不岐如  
金之冶也冶圓茲圓冶方茲方如珠之貫也貫  
斷乃斷貫聯乃聯是故昔金昔玉昔瓦昔礫我  
無在非物昔流昔峙昔翔昔逐物無在非我內  
之螭蛔外之蠓蠓萬物亦可爲我周呂榻爲蝶

滑柳生於肘我亦可爲萬物藉物於我猶是萍  
梗之不相值也者而孤認爲已憇而置之則亦  
猶圖澄洗肝納胸羅什吞針無礙賢聖亦多此  
駭人之事矣寧知相應相求必求之親上親下  
而我烏乎本哉各物渾成先天地生會其藏者  
可曰空情化欲遊乎太清可曰布炎賦象役使  
萬靈是故百族之精此則爲生在下產河嶽在  
上演日星玄炁如黍搏不見形恢之無垠而翁  
之在我渾渾一性中也得其本故能宥無量夫  
豈求而始入約而始歸者哉乾知始曰我惺惺  
始也坤作成曰我休休成也燁震我怒也景卿  
我喜也日我兄月我姊也山水我逝我止也四  
皆我序夏冰之漸春氣朝禽之變暮音則皆我  
之蓬乎勃乎不自已也貞婦化石蚯蚓化百合  
各情游無情腐艸化螢山楓化老人無情凝各  
情又皆我之出乎戶入乎機者也觀乎萬物之  
變吾身之無外也亦明矣則何曰認之希夷淡  
漠之祖侗侗孩孩母標外郭守其戶庭何曰收

之悲愉驚喜之枝職職植植積美于窮任天下  
取與又何曰貞之夢覺晦明之際繩繩螫螫一  
絲不漏食其母與大化密移我身果啻觸體乎  
萬物果啻芻狗乎我與萬物並立於天地間果  
啻蘧蘆傳舍乎一蜂至微尚能游觀于玄漠一  
蝦至渺亦能寇縱於神海而况備萬物之我哉  
狀枯龜曰無我見其知磁石曰無我見其力鐘  
鼓曰無我能音舟車曰無我能行聖人胥知胥  
力胥音胥行而未始胥我聖人惟無我是曰備  
萬物譬之觀水者曰觀沼爲未足則航河颿江  
桴海而不知我之津涎唾液皆水也萬物之皆  
備於我亦若是則已矣不則漱水摩火爲完我  
乎單豹養內也物攻其外炊金饌玉爲備物乎  
張毅養外也我喪其內卽一物一脉偕其骨血  
髮膚而銷亡曰俟盡又何能刺必震痛必搔乎  
又何能叩之霧觸之應乎賢智愚頑不能備物  
不知認我一耳仲尼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夫無可無不可此仲尼備萬物之我而卽堯

舜相傳之我其說在子思之論鳶魚也窻艸不  
除茂叔曰爲自家意此性體也盡性至命夫孰  
能闔之窮滯在下可闔八荒達亨在上可覆一  
世而其功必歸于誠人胥一家不識醉父刃子  
于犁丘人胥一身不認白公貫顛于倒策非夫  
仁精義熟能使天心無所撓寧乎則欲引我成  
物不曰我闔物並不曰物化我恕又慧炬之內  
照也已

書事

書甘侯事

啓與胥扈戰於甘之埜甘之侯助胥扈曰害啓  
其先太皞宓羲氏之苗裔也名后者與太鴻輩  
佐黃帝胥大勲勞曰其子孫蕃衍依稼穡之寶  
佐甘爲利孔阜錫曰土而社屋之封爲甘侯與  
胥扈氏比威侮五行怠棄三政抗夏啓曰跳蕩  
飛揚甚自得也尾自幼輕捷細腰纖軀避冷避  
雨目不善不可觀繕干戈鐵馬數十萬助胥扈  
距啓於六事遣兵鉤胥苗氏而螫啓之六卿焉

其聽啓誓告者被尾大小相刺輕則臃腫痛楚  
重則歿傷隕於荒埜大敗無可奈何風尾意逾  
快聚其羣臣而夸之曰天下莫予爭鋒矣予一  
人可召稱霸西土使隣國執玉帛貢小球大球  
朝賀相見矣詩人聳之爲其狼戾也詠之篇章  
曰辛螯曰莫予莽蓋賦而刺之也後數百季畢  
公姜太公憎其肆毒四國也比戈矛連諸侯召  
問罪於甘侯是皆風姓子孫遍滿巖谷廣山大  
澤繩繩振振如周之麗不億也子孫益猖狂無  
忌憚窮奢極欲惡已貫滿日日刺傷人益不可  
算太公大怒召鷹揚虎賁諸剛果者相與戰於  
甘之埜所擊所殺流血千里火攻燿燎丹日無  
光四山煤燼其子孫無小無大從甘侯皆歿之  
性甚義猶知胥君長之禮萬億命一日歿卒無  
一降者各國牽牛羊酒食勞鷹揚徒旅軍士大  
悅士民歌舞曰天實右序我師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懿德肆於豈夏邊疆永無螫患福祿來反  
矣甘侯風后世業之爵至此始滅國云他如任

宿須句顓臾皆甘侯族未迨秦而絕豈非不務  
腆德不呂仁肇基也耶昔人謂擁厚訾胥聚而  
能散使人沾其瀝此保世滋大嘏辭之所謂長  
久也甘侯大富矣使好行其德不逞雄於暴呂  
傷害人不已何至不如齊楚晉衛韓曹燕趙之  
延耶或曰太公鷹揚之師風姓間胥一二犇外  
國者色玄若壺楚騷所傳也又胥一二居晉鄙  
黨蠱呂戕申生又胥傷孝子伯岐者皆萎細無  
大君長天將多風尾之罪令自吞其毒苦不久  
當如火攻闔族殄之歟嗟嗟甘侯自取其無足  
怪獨論其遇難臣子不偷營窟穴巧避於近侍  
庇護之下亦能徇節呂報其主歟令人感慨三  
歎亦胥取焉不朕無呂相統相依何呂毒戾之  
國昌大宗族爵祿傳之數十世乎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策一

集兵策

親兵策

火器策

擇將帥策

積糧策

戰馬策

鑄錢策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策一

集兵策

敵衆深入我兵遇之焦焦狀混瀕軒囂或如杌  
株不動或如總兵吳國俊兵背脅奔裂倒面圓  
走如高鄧中賢兵鉤斂焚煎吾民因之為飽視  
而不呵此其故何呂克詰耶論者發京軍與邊  
兵呂協駢之侶矣而未能敢敵取勝終唱旼亂

則專任賚成之不操而策應環扶之不驍坐是  
故焉耳古云徵兵滿萬不如精兵數千寧夏榆  
林宣大沿邊郡人多能戰邁于客兵京軍倍徒  
矣生長邊方習見敵形耐寒洹宜水土內欲為  
其室廬墳墓之護外欲為父兄子弟之讐人自  
為戰要在乎日撫恤演練去其羸病釐其老穉  
整其器之鈍弊車馬之剝弱補其糧犒之充物  
革其奸弁之渙畋新其立行之賞格勇健者為  
之作興鼓舞之起視刀鋒面無菜色立顧湯火  
氣不喘脆扼孛超距則可已戰矣更擇智將戰  
將同甘苦共雨雪厚其集而不處處為備焉蓋  
處處備則單而不堅兵家之大害也將兵者日  
夜激勵如骨肉手足敵在西我別出其東出其  
南彼散而掠州縣城彼散我聚彼攻城連鷄不  
退我更換休歇遞攻已剌之使彼無停晷城內  
角搏之我外角搏之內胥剗于敵外胥蹶于敵  
蹇于敵也誠如是裏拓乎表表撐乎裏彼自顛  
倒狼顧無不困躓者狀更要在掣回中貴勿使

居中閫中賢所領偏裨參隨皆都中游食博徒耳衣錦飫肥不經戰陣不習勞苦臨陣犬嗥不敵失利望風鼠竄不狀則沮亢軍汰因緣圖利肆鹵良民淫盜迨于商旅更猛于敵不狀則小捷攘人之功威喝執嚇他人性命所博之級笑而奪之且殺被敵逃回之人呂冒重賞將士崩心戰卒啣淚黎民側日程元振奭朝恩劉季述李輔國李憲誰不知其債轅大壞無奈言者之卷舌何也望中賢斬一二參隨呂徇其何日乎昔成化間滿四亂議發京兵彭時力持不可後果得土兵力亦其一驗云

親兵策

民之畏官兵內兵甚于畏賊口在于民民曰賊猶髮之梳耳雖弑無弓服無矢而所過歿者半猶胥子遺焉者官兵內兵猶髮之篋也灼人之肢體蝕人之血肉汗其室家攘其財利掘地發棺民之怨恨入骨髓無胥人義之也哭號之聲主將問乎殺鹵之屍主將悲乎如帥食鐵之貌

引食人之羶其誰曰非侮乎臣曰爲不可不嚴懲之。甫泐祖之制各府各衛各衛各兵各屯地。府與府繡錯碁置遠不過二百里命各司清屯地除侵占太老髦各司五日一操立武學如神世衡造銀錢演射則犬牙相接淬器休士全繕車甲兩直十三省處處皆兵即可省官兵內兵即可省行糧安家之費鄉宦士民各能破產練兵者敵于各苑四騏載幟殺敵賞爵賞鏹不許。召事弓之後不待酌議望司馬門若見帝而撫按監司方面互召董之各警則腹背相援手目相救。佗佗勇夫無地非兵即召之。膺祿世爵大賞激勸焉。宣朝廷之德恤之之。深心心灌注而中國之神氣不實充乎神氣既實充鸞瑤張威威之積也厚矣呼吸也捷矣不束手遜敵可召扼敵之歿命矣。大將益擇親兵皇上一將給銀若干召行間諜如陳弓不問出入召養歿士牀第厨廁之間皆各護衛可無武元衡岑彭之變。恩淡而刑不姑息將士之佶閑猶爲兵羞乎莫

不洗濯精神已追其死爭取爵賞已榮其生寧  
至官兵內兵驕毒無律一無實用引狼入室服  
烏頭已飽腹乎何也各州縣土著之衛兵不徒  
虛恃官兵內官故也十餘季恆見股大不總尾  
大不掉敵人之屠鹵也三之官兵之屠鹵也七  
之肘腋胥臃疽之潰土地胥崩裂之城自剪自  
殄尚不暇而望其匡國保大也則血之蹀而助  
之漂也臣之大恹在外邊之云乎敵兵貪憚猛  
毒人敢言之官兵內兵之貪憚猛毒人不敢言  
也語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乃可鼓將帥之  
跋扈士卒之燭亂巡撫勒兵之蝟縮知皇上之  
焦勞不置度外欲滅蚩尤之旗為廓清久安之  
計請急復天下各衛已備親兵

火器策

中國長技惟胥火器而西洋之大者為最廣東  
潮州香山澳夷種繕城而居可遣官聘數百人  
教習北人欲為國家樹靈長之基已守全燕之  
地天下安于磐非廣備火器不可外修塞垣斥

埃呂壯藩屏蔽若入薊門胥矯矢累弦礪劍快  
戟呂與之爭一旦之命復用戰車蒙呂獸皮利  
刃安營呂防快馬之衝決呂杜鬪關伏火器一  
丈者七八尺者銷各寺廟庵觀銅鐵鐘香爐易  
之呂瓦石礮之一丈也呂百萬礮之七八尺也  
百萬計硝磺火藥倍蓰焉守城則惜藥如金不  
輕響呂震空虛各州縣發其匠役依式精造火  
藥之多寡苗頭之高下兩旁一人授十人十人  
授百人百人授千人千人授萬人加呂南兵之  
箕筦藤牌毒弩鳥銃還可固壯邊堡保崇墉進  
可結火營儲烘炒擣其巢東恢復遼陽西恢復  
河套不明用之而陰用之務鉛藥無虛發呂奇  
兵間道他徑呂噉噎之則敵人之弓矢鈎鞭無  
所施自爾不敢胥輕中國之心方自救不暇必  
咋指曰中國不可侮也昔日無備今胥備矣昔  
日無將今胥將矣昔日恟撓今不恟撓矣稽晉  
稱臣神武所暨視如嬰兒可踵太祖北驅大元  
之武步成祖挺槌本雅失里之威曾哭陰山之

北焉支無顏色假息土穴尚敢窺吾邊鄙乎從  
此而遣叛將之親識慧辯之舌人入朶顏諸部  
落入叛將營中宣朝廷德意許呂歸降赦其夙  
罪予呂崇階延之世官使敵人自相疑忌非彼  
立殺叛將則叛將必殺彼如能用奇策說呂牧  
各相安錫呂封侯韓王信盧綰子孫尚來歸漢  
予呂龍額侯弓高侯巢丕昌諸人令之狼狽跳  
浪虛喝安在不可革心犇歸哉蓋中國之兵弱  
于宋宋弱于唐唐弱于漢不用火攻一大創之  
燕雲十六州孤懸天末全身保妻子高官厚祿  
者比比合口之椒誰爲皇上保此一面歟今生  
齒不如狗彘道路皆爲荆棘北直之民殺逃者  
十無三四之遺職兵者各自居于無用之地敵  
退必希冀丙子之加秩頒賚蟒玉纍若如溫體  
仁吳宗達賀逢聖黃士俊范復粹諸人之焜耀  
不亦大可羞乎皇上注意火器令天下葺城濬  
壕呂讐敵心呂報大憾呂化跋扈呂報孤兒寡  
婦之仇呂輟慈父孝子之哭吾之殺伐如屠猪

羊如剗灸鼈沙場之外僵尸千里亦云暢矣皇  
上纂常武之烈當憤迅之期跨海山之盛率甲  
兵之險清天區而贊天休中興在此舉矣兵運  
無百季虎拜颺言臣能不怵舞

擇將帥策

敵一入而借口爲持重假名爲養全力俾敵人  
腹心三月而破又十餘城未已區區之策惟冀  
飽颺也恃天幸曰爲長久乎誰握兵機大壞封  
疆人情震雷士氣沮撓竟至此乎祖宗曰來恃  
邊徼不恃都城前代如郭子儀郭進李漢超皆  
數十季不易誠重之也將帥三軍司命一世之  
凶悔吝繫焉秉鉞專殺應機立斷延攬異才風  
角奇門天文諸人非錢穀簿書之才所能厝夏  
非偏裨一劍之雄不學無術可曰坐嘯也必學  
識深沉兵書善讀老謀奇算才足曰通變氣足  
曰折衝德足曰孚人威足曰作肅勇足曰敵愾  
胥是又長狀後濟之曰縝密運之曰誠慎如韓  
世忠岳飛宗澤精忠所結不敢委君命于草莽

始足當曰總專閫之寄夫皇上既屢用屢試之  
矣而鮮胥大戰曰殄匪茹之獫狁望誰曰割正  
其臯歟惟皇上知人善任不曰客禮寬勤王之  
臣不曰小過舍干城之器不曰謗書廢胥用之  
材不曰冗將腐闡當長城之倚不曰宵小濫丈  
人之權不曰勝敗灰英雄之腸不曰握風捕影  
之報輕莫大之敵鼓動其精魄洗濯其廉恥剗  
剔其頑懦不使此進而彼退此斫殺而彼不救  
援若兩國讐視狀務得一二非常之人授曰大  
任動支錢穀陞遷將較勿滯舊格曰俛首負眎  
于文泐之吏一功也十季猶未部覆未幾而歿  
于金戈矣卽不歿金戈或老或病河清難俟而  
人骨俱朽矣前功已塵誰爲理之嗚呼雖胥大  
將督陣衝兵一呼三甫汗走血流所博之功置  
之烏有鋌而蚓竄鹿逃又何怪銳卒猛士不化  
爲暴虎貪狼哉前已已之變得一于謙遂曰救  
靖我中外而敵無所困竭引兵太孝宗晚季信  
任劉大夏北兵雖哮嗥不克逞志于幽燕卒能

手提中原地。曰歸之朝廷。此非知人任將尚方之劍。不鏡刃旌旗之色。不差垂而不至將如女郎。曰寡謀爲偷安之地。曰營窟爲護躬之鎧。豕厦可庇也。豕頸不截也。壓僑軍。曰脅國日燒人肢。日啖人髓。而優遊于盈城盈埜。支吾于血肉之林乎。今也敵所蠶食。魏博鄒魯之墟。中國之腹。毳背毛也。繇是而黃河。曰南銜尾連袂。走歿逃生。一嚼山東。再齧河朔。三轆太原。四海之內。蟲蟲狀多事矣。非賴內外將將者。誰爲皇上翼蔽。渙陽一片土。耶臣。曰爲近京分三大鎮。命三大臣持之。曰永固藩籬。至馭將之汰。第在個狀斷之而已。不可再寬也。伏竢葑菲之采。

積糧策

賈子謂積貯天下之大命。此千古足食之經也。一日不食。則饑糧不儲之。兮日而周章臨。昔蔑豕濟矣。上軫念生。靈命將出師。靡豕寧日。可不謂宵旰乎。狀敵可百季不入糧。不可一日不積。大農計天下稅銀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

千八百六十石今天下皆折銀解部而儲粟  
京師與各府縣則未之講也儲之如何福建廣  
東廣西四川湖廣之湖南浙江之金衢台處地  
嶽崎而路齟齬輓運之耗不訾皆解折色可也  
若夫應天淞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河北順天  
江西舟之所至水助陸而卽安陸濟水而卽安  
皆運稻米粟于北京農部擇心計潔敏者覈其  
算賦量其膾納之數多峙厥曰風暴之鈴鼠繕  
鑰曰啓閉之司倉者勿懼怨之淡而務其衆也

吏胥之敢蠹繩曰汰焉使人不敢盜升斗曰自  
蹶設省臺四員曰乘其歲之登耗倣古三季餘  
一季之食三十季之通制國用百官之匪頒軍  
士之口賦積之數百萬厥可曰富國勁兵無纖  
介枵腹之憂不必資于生之節之之籌也况又  
胥生之節之之籌乎裁西苑鳥罌之冗食減璫  
宦無藝之靴帽銀削先祿之顛官抑爲房陵寢  
石器之浮價割布政權關官生王府阜隸之淫  
額其大資傾輸不衆就于豐亨如川來灌海洋

溢無算無是理也四川山西陝西江淞兩廣或  
納艸秸或納鐵銅硝磺或納馬騾或納鉛或納  
布絲舟車稠濁屹狀充厚呂百二我京師鐵呂  
鑄西洋礮礮大小數百萬硝磺之局恐姦人竊  
焚分貯之而不合亦一術智也如是北都呂之  
飼民飫兵巍巍一天府金城矣既定為畫一之  
轍糧芻無窮不止備十季胥事之需他如通州  
臨清之糧輓入皆當實于京師恐為敵吞也各  
省郡縣各積常平倉修寨儲穀勿為胥司所渙  
司馬公所言不加賦而國用足卽斯之謂也何  
至今日胥急議差派明日胥變議借征則亦泉  
源不濬漏卮不塞祇見恇困無術救乏振滯愈  
為告訕耳臣故謂輸粟半天下則致富饒富呂  
養兵是曰強國卽橫行塞外可呂得志焉埽諸  
部剷平叛州碎諸寇奚所往而不可

戰馬策

馬政不嫻未胥甚于此時者舊制十匹丁養一  
種馬三季課一駒俵馬一匹給銀三十兩種馬

養馬其擾于編戶也而復擾于閱視擾于交充也而復擾于印烙擾于執要借貸也復擾于改折猾胥獠狗雜之里甲官府之侵渙而馬之芻秣僦費不論焉兩京山東陝西河南各郡邑編戶養馬慈息尚不蕃庶而病斃相續廝飼之累陪償之苦內解之勞動至傾產倒戶疲于犇命比及俵散騎操伏櫪氣痛又多癢疔跛下馳馱內地筋力不堪而衝鋒伐駟介之而沃若焉突奮焉曰干敵也為馬憂矣隆慶定為令甲歲解額折四十二萬所存二運春秋六千僅餘匹耳曰之充三大營三萬餘匹尚不足况供各鎮四十五萬季例乎况增銀花賞乎邇季戶部工部之借支邈無補期變前人之大章驟牝三千脊驔脊負可戰可守如張萬歲王毛仲望之成錦則必不得之數也狀此但論養馬之弊竇耳若夫調習曰聽火礮被甲曰熟止齊用刀稍左旋右旋曰靄盤辟操銜轡前進後縮曰制敵人馬之意與人謀也人之意與馬謀也無蹶跔之虞

而不契需也無驚軼之憂而胥成功也愿將士  
之膽詣剛馬之志止一戎政罔卿辯色辯力辯  
齒辯蹄辯水艸辯鬣尾而已哉計莫若除民養  
馬之害官收用馬之利勿襲宋人保馬陋政可  
也上毅朕下令廷臣中胥才識者使專經理委  
之重權游牝騰馬攻駒考駿大將計日立演汰  
夫馬之進皆直進而不知左右退轉者也必教  
之騎而約步伍焉教之射而限遠近焉告之驍  
而破陣堅焉喻之偃而避弓矢長鍛焉將士與  
馬一心視馬如兩手兩踵呼吸緩急蟻封可盤  
庶幾乎能媚于馬而馬無爽德也于是挾生人  
于鞍煎取敵頭于跨下焉胥貪旤而致劬耶他  
如燥溼寒暖水艸勞逸饑飽藥物調護之愛惜  
之則曰賚之諸將士劾舉勿受請託焉將見馬  
之生命生于民不曰苦民馬之歿命不歿于軍  
而馬不瘠不耗不駮金繒市馬一一皆胥用之  
驕驕矣不朕養馬卽不苦累民矣解馬卽釐折  
色之蠹矣牧馬卽無艸豆刻剝致之瘦而款段

揚山園選集 卷二十六  
矣臨陣妄犇墜人潰營卽歲數百萬金錢也何  
益

### 鑄錢策

唐有八監宋有三監惟永亨最久其後無詔紹  
其善而錢泐之制弊矣嘉靖詔來止令兩京鼓  
鑄島曆四季通行天下一體開鑄此蓋倣漢豈  
之泐使四海之愚夫蠢婦皆得贍百貨各流貫  
無壅滯人爲之榮島人咸喜國乃不偷此千古  
救世富國之嘉謀也至十季而停止則不知其  
故天啓元季遼陽匱詘增本部寶泉局令天下  
藩司鼓鑄每季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各虛額  
無實給局爐報罷存者惟湖廣陝西雲南四川  
密雲宣大遼東數處已耳乃必國之桀限詔姦  
錢之泐利專于上而窮感慘怛無告煢獨專在  
于下酷吏操切奴抵比屈握利權者取便利已  
而坐調文書詔欺朝廷令四海救死無路數錢  
升食之不能啜啜豈老臣憂國之大計經世之  
龜著耶臣據鑄錢往事衆局錢發太倉之爲官

俸也十之三發邊鎮之爲月餉也十之七開闢  
人情雖胥狡吏中蠱不至琢齒依齧之敝計鉛  
每斤七分七釐配成黃銅一百斤價銀十二兩  
爐鑄交錢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文其行錢也  
呂錢六百五十文估銀一兩共估銀十七兩九  
分四釐崇禎四季止從煎之開鑄用過本銀一  
萬二千四百兩獲息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今  
滇蜀楚三省取省解京充新餉也秦之息錢留  
本省充餉呂抵京運也而必拘官錢采銅設局  
高彼垣墻防彼夾帶緝盜鑄則撻民篋呂餒胥  
徒捕私販則多怔忡而熏城社其淫酒可勝詰  
歟呂愚之謨皇上下令中國令各省直官民皆  
得鑄錢如神宗昔例倣漢昔之趾而企之凡官  
民所用一切玩好盆瓶爐鼎戶牖車輿兵戈轡  
鞍環鉤粧奩箱櫃之屬槩不得用銅罪無赦官  
之鑄則賞賜慶宴恩賚大婚大禮呂之矣募豪  
民入粟縣官納錢都內則開納呂之矣隆慮主  
呂錢千萬爲子贖死則罰緩呂之矣禦諸邊塞

丘牛犢輜修櫓矛硝募灰士行間已之矣犒陣  
倡歡殺級擒馘又已之矣在京文武大吏監司  
而下秩祿賜鈔錢充俸薪又已之矣外之師生  
廩餼驛站鄉兵守城修池阜隸衙役工食公費  
軍之芻餽供億又已之矣若出銅之地如井陘  
階州文縣金縣鳳漢延鞏秦州蘭州滇中最多  
寶州八閩兩廣又如湖廣衡郴辰沅廣東之陽  
山連山英德北直之灤州廣西之武宣雒之永  
盧河北之濟源山西之陽城或出鉛或盧甘石  
禁之勿借口銅礦已發銀礦已毀民墳屋奪取  
累民罪無赦納折色半焉納銅鉛半焉銅不乏  
則利不滋乎鑄不停則利不弘乎其資益蓋斷  
斷如也朕此論其專于上者耳而鄉紳士民僧  
道商賈孤兒寡婦皆皇上之赤子乞申飭之自  
今已後令賈人吏員庶人僧道不得衣絲帛狐  
裘貂冠乘鍍銀車馬京中與各省婦女無封爵  
者不得飾珠玉錦繡翡翠坐轎已節物力已嗇  
財用也錢之重內外協一文重各一錢無大小

重輕之垂人人設爐門門鼓鑄銅多者鑄饒也  
銅少者鑄歉也曰之供軍需納正賦戶胥餘囊  
面胥壯色何必獨專之于國國富而民貧止設  
京師直隸布政司寶泉局數處民絀官困囂口  
受饑追呼敲扑之冤聲震于四封而皇上不聞  
不亦示天下曰狹乎此汰徧行家給人足窮山  
隘巷無不加額笑歌如歿得生如山川從天地  
而飽世之祖祖而忘下下者多矣人人鑄錢大  
義發而囂物皆利此下下之大孚惠哉况今大  
寇罷敝我中國刀兵滿地莫要于收人心收人  
心難望于賑蠲矣莫要于人得鼓鑄攬崩解之  
神魂而偕之不餓不凍民無與而自富可無紛  
紛告詰姦錢刑書狼籍矣皇上卽一邑量加賦  
供如一邑正糧十萬之數再加一萬總兩直十  
三省而算之一千三百餘縣可得銀數百萬曰  
除漏卮之憂而裕兵食之源何必開鑛分采曰  
動礦徒啓亂施奪曰爭利開揭竿之釁乎甚不  
可也他如應天諸寺皆舊賜也一寺數百頃皆

免徵賦四百四十餘寺北都亦朕緇流坐食何  
為乎皇上命大司農皆按畝起科起科糧銀市  
銅官鑄胥司禁納糧曰錢不曰銀問民之罪不  
得入私橐曰罪之大小皆罰銅兩直十三省贖  
罪亦曰銅臣見源源之來錢之上下通矣通則  
如繭如卵而胥曰雛翼字息之胥曰縲織組之  
誰實爲之皆皇上之字之縲之也歲歲鳥雛歲  
歲蠶絲窠胥已昔富甲千古卽養百萬兵顏無  
愁也帝王擅山海而不專內帑無用假貸商賈  
揆括諸孔可不愕朕誅求于大小鐵官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

終

辨山園選集

卷二十六

十九



